



舊業堂集卷之八

吳陵凌儒真卿甫著

梁谿沈 沈淵淵甫選
甥孫袁爾鬯太函甫訂

文

書四十一首

與龐惺菴道長書

伏讀手教語多激烈意氣慷慨有矚然不染世俗之
思而中毅然不撓者已可槩見弟從役執事之後久
矣自信知兄深矣以爲可方可圓者也以爲圓少方
多者也又以爲方可見而圓不可見者也乃今於來

狀盡覩其素藏因媿向之知兄尚未窺其涯也豈真有感於嚴陵之風而大發其未盡之蘊俾弟得以見吾兄之全哉真大幸也弟本凡近每墮樊籠中不能卽超然爲脫去之計雖憤俗之感間與吾兄偶同而力薄氣衰旋見偃仆然其不敢自玷一節則又時時振勵不欲少後於高明茲承大教又一番然動念也伏思吾輩處今之時旣已置身於韁鎖豈能鴻冥鳳舉高出雲霄之上如子陵者乎然子陵猶有烟水茫茫之笑他可數矣弟意以爲方可也方而不底於成

不可也圓不可也圓而不失其正可也卽如往來啓謝一事多者謂之圓矣少者謂之方矣少而不能無是欲方而猶落於圓者也蓋必絕無於上下之交始謂之方然而不能亦無是理也故時套有害於義者違之不以爲異時套無損於正者循之不以爲同至若利鈍大關是非通徑則人皆曉然將張目待之其能不爲方耶弟恃素愛於兄敢爲一言之獻如啓劄相通之類以爲於義無害也請圓之不謂之矧方也如利害相徇之類以爲於正有損也請方之不謂之

病圓也庶於人己之間兩無失矣雖然此特就方圓之義而漫言之耳要之世路多險時軌難就以弟之庸懦如此尚多落落不偶於人况獨負豪傑之氣不肯俛然爲流俗如兄者哉弟亦知徇俗之非不能遽爲絕俗之事似負同俗之行而時亦有戾俗之非反之本心自多盭惋今欲思截然爲方而不爲圓要亦有去焉似洒然無少沾帶也昨於蘭谿之濱得奉欵語此意姑寢乃於蓬萊役畢復動歸歎今已決然但俟兄命而遂行耳不知肯爽然一披肝膽明示以去

就遲速之義俾弟得稍分拘方之美焉弟有至願也

上虞公祖詔東書

辱仁人眷注地方惓惓欲採見聞爲海上圖千百年利甚盛惠也某旣老且迂久懷漆室女之私憂無鄰母可告祇承德意敢不勉效驅使夫海上之患莫重於河防旣已仰藉經畧鴻猷日就平成千里長隄巍然在望厥績赫矣顧捧土之區一寸有漏不可謂之完隄乃今百里內上河徑通下河洪流奔決患與高寶同者凡十有四處腹心之疾浸淫且六年蓋好豪

舊唐書卷之八
罔利弗恤其他官府居尊未聞其害卽問閭細民少
有知者亦委曰高寶長隄版築未完縱早塞此無益
也故置焉不講邇聞巨防則已題奏萬無一失矣而
深入處所水患尚洶洶若此是糧與鹽二運道之河
水旣泄漏莫爲收興與秦十餘萬之稅糧復災傷無
可辦其所關係殊非眇小夫工力欲全當舉偏人情
徃近故忽遠要水處乃使之不足患水處反使之有
餘不謂之倒置不可失今不爲之處是使高低河勢
不必分而秦州東西兩壩可無設矣是使洪流衝決

復如故而高寶長隄尚未完矣某以仁臺願聞一得
之愚惟此爲最昨同里中二三知識併舍親王指揮
徧歷沿河一帶西至宜陵東抵海安計百五十里不
徒耳聞必欲目擊因識利害本源分爲緩急別列條
款一一上陳倘高明不以鄙說爲迂採而擇之見諸
行事細者責之居民增修自守大者付之能吏堅築
預防又財力不斂於窮鄉而委用必求其確當斯一
勞永佚金城之固何啻范堤邇悅遠安甘棠之懷允
孚召澤不但立朝耕野出途之有頌而於河臺巡鹽

海防且有裨矣擅越樽俎輒瀆廉明不任悚仄

上譚郡侯書

公自臨蒞來僕不敢一事干瀆豈無親戚休咎相關而獨固守其愚者以大政自能秉日月之明何庸置喙且念平生微尚期歿齒不渝故公則喋喋多言私則默默寡語諒公鑒之久矣茲不得已輒有所干瀆乃有係于人心士習激勸非小公能信而行之乎則今者試取童生是已往歲之事壞風傷俗穢不可言公今以神明御之萬無是弊但連日聞投名字遞手

本於臺下者不少此亦恒情徼惠父母罔非進取之意何傷乎但諸生中有素以正率其子弟固執不肯干瀆者懼人情太多反致頗知爲文者遺漏不取將欲隨衆媿非本心若仍株守恨無進步皇皇惴惴謾持兩端嗟夫俗而至此即使文翁提調烏能輒革其沿習哉以僕論之人情故難盡却也公道何可盡去也以百四十名爲率先以文字取定八十名立爲草案後將書札並手本所開者續之其所許與必其子與侄與弟委出至公方得列名如僞稱門生子壻與

親識等項名色者倘文字成篇偶在落卷量姑取之
數足而止否則一切擯斥若係方外宦遊旅寓既無
骨肉之戚又非平生之交是誠賄也卽嚴拒之何怨
焉如此則文有一日之長者得以上進而父兄之數
不孤情有一說之通者亦非全私而銅臭之囑可免
况以文先取者豈無士夫朋友子弟一名在中乎以
六十名之人情續於八十名公道之後是亦足矣取
者既無慙色不取者復無怨言所以正士風省巷議
端在乎此不然置之前列者或多曳白而素稱能作
者或無賄可通或無親可托卒不得廁名其間如之
何不怨且謗也公文章名家品題不爽鑑衡取士嚴
釐夙著何俟僕言聊以效區區之一念耳希台慈亮
之

上楊撫臺水道書

儒不肖竄首海濱伏聞仁臺自下車迄今惓惓爲地
方謀銷水患一爲高邵湖西田計一爲山鹽高寶興
秦下河田計芻蕘必詢葑菲不遺長慮虛懷蓋曠千
載而一見者士民何幸復聞專任敝府節推李公身

經五百里田水之間求開海口疏河道既得其地復
得其人海上傳喧所以疏導下流計無遺策鑿鑿可
見之行矣士民又何幸儒因念減水之法既疏導其
下流又分洩其上流然後稱萬全也分洩上流之計
在隄內開河南引之入江北引之入海而已隄長河
故長併處未辦先其要害萬無不可姑舉邵伯九閘
言之所減湖水無處歸着盡注之江都興泰田間汪
洋三百餘里橫無際涯田不得耕與高邵湖西田僅
千而三州縣則十萬餘頃也高邵湖西糧僅千而三

州縣則十萬餘石也卽多寡爲緩急相去較然茲聞
臺下開越河減湖水令高邵田可耕開之誠是而江
都興泰寧無雲霓之望乎借令就隄內開十丈越河
從三溝出仙女廟包九閘在內卽土築岸巍然成隄
導其水由芒稻河入江不獨高邵滿堂燕笑而三州
縣且無向隅之泣矣今之談者有曰從露舫至仙女
廟濶四十丈長四十八里開此一河九閘可包湖水
可減似矣不知河太闊則水寬而勢復洶太長則道
遠而費必重大湖內增一小湖兩湖夾一漕隄漕隄

可懼已况三溝至露舫計道十八里迤北止露舫二
閘獨奈何以二閘之故開十八里之遠哉惟俟三溝
河成移此二閘置之三溝斯閘不少費不多矣有曰
開河從八臺鋪起有曰從東西灣起毋論東灣較八
臺已遠七里許要之皆閘盡處閘不包水仍東挽而
之南則強弩之末耳必從東落盡從近洩盡然後遠
而南行南行者不過餘瀝其爲無益八臺鋪與東西
灣等也有曰再開芒稻河受水寬行水速豈曰非計
哉不知水出仙女廟一南洩芒稻故河一東洩泰州

故道一東南洩白塔下江一水而分流者三矣再開
將焉用之夫由八臺開出芒稻河計程三十里也塗
之人曰費非八萬不可由三溝開出仙女廟計程亦
三十里也不肖儒曰計二萬五千而足由八臺者僅
洩高邵湖西水一利焉由三溝者截江都興泰減水
而高邵兼之兩利焉費有多寡事應從違利有大小
計宜棄取此盈庭之議在斷道傍之說難成固有然
哉儒以暮春中旬挈舟躬從邵伯抵高郵目覩河形
心揆河理遂據衆論就而折中不敢以出位爲嫌惜

伸一喙且以仁臺拾取方言故僭以一得之愚就明
秦鏡此亦開越河處邵伯九閘云耳至開東隄處高
郵四閘尚有別幅倘蒙俯採未議早賜施行害去利
興淮南百萬生靈世世沾溉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上張道尊治水書

儒嘗謂士夫居鄉利在身家則義所不容害關桑梓
則言所不諱矧上之人虛懷以訪民瘼而爲鄉之長
老者值天災歲厄目覩里中愁苦之狀不列以聞是
憂民者不獲見其災見災者不肯陳其說蓋兩相負

矣安所取於士夫哉儒故反復思之茲歲災傷不敢
自同寒蟬安於緘默請一一爲臺下陳之揚州府所
屬十州縣歲該額糧二十一萬有奇興泰獨居強半
歲輸六萬七千者是泰州也而州形地勢南北高下
頓殊壩以南謂之上河則上鄉也壩以北謂之下河
則下鄉也上鄉高阜與如臯隣者田少糧惟七十餘
石下鄉低下與興化隣者田多糧乃五萬餘石是民
之所恃以奉公足私者上鄉輕而下鄉重也柰何下
鄉土雖沃而水深心願耕而力薄俗謂之板荒久廢

其田蓋不知幾千百頃矣二十年來開減閘以保湖隄四十八閘之水日下注與秦田間是以與秦之田爲運湖之壑此積水之所以未消患固不在天也加以霖雨異常十五年間田無疆畔蕩爲巨津方春當耕田在水下曾不得施以耒耜者大較已十之五僅僅有岸可培而土疎底漏曾不得施以桔槔者大較又十之三四野之農惟指地坐觀臨流浩嘆何田可耕何種可佈何苗可覩謂之不必踏勘而災傷已覩其十之八也顧不然歟乃負郭微高之田萬苦千辛

努力耕種期過分秧實不過十之二耳而二者五月間苦雨不休浸淫滄沒復壞其二之一所幸僅存者特一分而已俚之言曰草青之處皆舊荒之田水白之區盡新秧之地數語形容盡之環視通高江儀如臯泰興海門等處曾何有一畝不耕之田視秦州則天淵矣此被災秦州獨重而告災獨先也聞踏災申報八分而止豈嘗盡至其地歷覩其可憐狀耶亦據道路之言少加軫恤之意猶懼上人姑然之而未以爲信也然民知德意有終稍稍有甦生之望不意七

月廿三四日顛風癡雨捲地傾盆一晝夜間水深三尺將些須待割粳稻塌倒飄蕩埋之水底所謂波漂雲黑豈誣哉且拔樹毀屋倒壩潰圍百里之間天翻地覆何但民無所居而鷄犬牛羊頓棲息失所賤鬻城市舉場圃田塍盡瀾漫成湖觀憲臺中民間可知已觀城郭中鄉村可知已社捲田沈如燎如淵士嘆于邑農號于野卽鄭俠流民圖誠不能彷彿其萬一嗟嗟吾民何辜於天而天若是之不仁耶嘗聞人言曰滄海沒天還沒地滄浪聞哭不聞歌以今驗之信

非虛語然否泰者天行之數而捍禦盡力斯歲不爲災言補造化在經綸也伏惟仁臺負拯溺之任具拯溺之才畜拯溺之心七載淮陰百計爲民美哉明德世世永賴儒蓋耳聞之稔躬逢之盛矣固知仁人於此惻然動心卽不全災當在九分之上不獨折之又從蠲之夫以仁人素所軫念何俟儒喋喋多言第不言受鄉人之怨咨言之則尸祝代庖不免出位雖然

是亦申明老人之亭訴耳非無當也察之允之恃有仁臺天地神明在無任懇祈之至

上府尊議海口書

海濱何幸得借仁臺舉萬鈞之力畫萬全之策開萬世之功僕卽不肖無以見信於鄉人已起而與鄉人共謀之圖所以報之矣匪虛也第今日下手分工慎之首事不知仍如初議否原椿與用合原用具在將用以爲準乎夫謀事貴虛成心固不可有然任事在斷定慮復何可易以僕計之豈獨原議地方更無可疑卽丈尺之間其長短淺深皆尺尺而量之寸寸而度之非苟且塞責者失此不據乃使彼此殊見先後

異謀何但錢糧不合措注垂方且令媒利者得因之上下其手矣嗟夫做事者之不如法將歸咎於謀事者之不精寧不冤哉僕用是爲懼亟有所請於仁臺他處不敢發口也前道尊立法稽查申文僕與一得之見間增一二語至借重仁臺敢曰是僕之意實獲僕之心蓋得明公僕一切之憂釋將安枕而臥拱手待成矣得報之日卽挈舟期躬以謝聞旌車西指旋府中試士如雲不敢叅謁以滋多口遂成蹉跎卽後時伏叩仁臺百頓其首亦旣晚矣祇此先布區區一

念之誠別幅字字皆真統希台慈垂鑒

與譚郡侯議海口書

修學事昨荷仁臺捐助今幸完工非任代庖極知僭越然念事在明公未任之前重違合庠之請故身肩之觀過知仁諒不深譴媿媿海上議將舉事工雖仁臺與他邑分任而地方利病非公身痛癢乎主持專關心切尤重有望也以明公神明兼照包舉何難顧簿書迫督時日劬勩誠不可以形用近道尊亦言之矣數日聞明公背面虚心欲分委之僕僕一割才耳

何能當一臂之用哉伏思天下事智者謀之不智者嘗敗之往往如此做事者之不如法將歸咎創事者計或未深僕將何能爲解乎况桑梓情真辱明公知己故不惜掃室布席欲與仁人建必利之策俾淪胥之民永永賴之當復何辭因論工有先後失次遺利委有小大非人長奸募夫遠近匪招致人不齊食指繁多不厚儲工難繼至買米宜於何地付其事於何人堆積何所支銷何法此皆首事當經營者乃若下手工動工日應度水勢之淺深察地形之高下臨機應

變務求河流歸海駛如建瓴蓋又一時不能轉目一步難委拙工者明公能安坐其處心計手指遲之數月之久乎吾知其不能也道尊所謂掌印官只好神用可謂知言由斯以談則明公之幫手當必有人僕亦不能株守而匏繫也偶聞清暇謾陳一得聊答雅意勤倦何時坐春風借箸按圖一一細論取裁可否期以殫竭未盡未盡

上李推府海口議

昨晤胥老先生始知議開海口者以興泰下河積水

不消欲多開出水之路爲宣洩計此拯溺之上策士民之渴望也懼怵可言然來水之源與滄沒之故一則以湖堤減閘之水分流灌注於下河者太多一則以上河奸豪之家私開壩港直通下河者不少一則以伏暑之間大雨時行下河水加上河水騰湧交作在天雨者無可奈何矣在減閘者漕運所關保堤爲重毋容別議矣其在私開壩港諸處惟借胥老先生威令嚴行築塞之亦一舉手之力無難者也獨開海口一節爲工頗費要較之曩時二工不過十分之二

耳以三院主持於上列位公祖經畫贊襄其間其一
吹毛之力乎茲舉近訪并素所飫聞應該開濬者凡
數處呈上電覽一曰河埭場北三竈茅墩港一曰草
偃場鴨兒港一曰丁溪場馮家壩由范港濬至合洋
港此三處有道里近而勢下應開有道雖遠而路直
應開俱可洩水極稱利便至途次之遠邇河身之深
淺工力之難易必須覆勘方有證據始獲精詳是爲
目前禦災捍患之至計早行一日二州縣十萬生靈
早沾一日之恩若夫欲閉減水諸閘圖塞來源是不

知國家大計以蜉蝣而撼泰山者也必不能矣欲強
開邵伯四十里新河引水從白塔河下江是不審遠
近大勢忘几席而求千甲者也必不可矣議事之初
最嫌此等說話因無益害有益智愚之辨難易之等
少不諳地形者將不爲之一惑耶欲破羣疑復有膚
說夫曰開海口者非謂就海邊上開一口也乃爲水
之下海有故道或歲久湮塞或原開淺窄今日之議
從而挑濬深廣之或中間少有不通量開幾十丈相
接引導其水使之由近及遠去高就卑長流不住直

送之下海耳然水行之中有要害之處就地建閘以防畜洩以時啓閉計此處去海近則二三十里遠且七八十里許因卽其處強名之海口焉實爲行水放水之處耳豈如就湖堤鑿一口謂之減閘哉豈閘口外卽爲海洋勢相聯路哉非然也非然也昔者所疑已盡載姚院一疏與鄙文二篇不復贅區區山人今日之見亦管窺一斑聊以答下問萬一惟仁人更加研審的確見之施行庶詢謀僉同議皆石畫自無當時遠引至龍開河之錯悞勢旣便工易完二州縣田地可耕錢糧可辦仁人鴻澤當垂及百世矣

上胥道尊修學書

昨修學小啓輒冒尊威以朔日通學諸生倉忙至舍曰今日胥太宗師問呈諸生無以應因出袖中呈稿賜觀予讀之曰風水壞處呈中不應說盡予當用呈中之意具啓通之蓋感我翁兩次面允之誠爲學校百年永利之舉且念前建立原無成心今改修復何避忌遂以謬說取裁哲人然其所指摘幾事堪與言之諸生言之國人言之鄉士夫言之儒特博採代陳

之耳非敢用已見求勝人也荷蒙臺下嘉惠學校批呈到州查議且面諭諸生以慎重求昔何由盛今何由衰夫卽慎重二言已得改作要領矣使當時慎重如我翁下訪輿論稍待詢謀僉同而后舉之則何至有今日紛紛哉數日來諸生方在講求繪圖帖說以仰承德意復聞識者曰輒拆修恐於建立者有碍一說也又曰春闈報將近稍待如何一說也聞此二說遂令儒勇往之念轉爲疑懼之心他勿論只錫崖舒老先生在此四年惠政太多衆中與儒最相知相愛今去此幾何時也儒以其建立者倡言毀之豈厚道乎今故願我翁姑少緩復又思之學校之設苟理無所悖卽不中乃宜相因若制有所妨卽多中猶宜遷改况建立者原無意必今屢科鄉試不舉設使舒老先生在任亦應動心獨恨當時猶相知不深重違其意不能一吐其胸中請渠自爲更化也頃者蔡院公祖鹽法未便得陳院公祖更張商竈始有頌聲蔡之心卽陳之心陳之美卽蔡之美也何嫌哉何嫌哉儒之前啓敢謂至虛至公實乍見孺子入井之意儒之

此議不免畏首畏尾欲圖存甘棠去後之思翁天日也儒之心思知能垂鑑儒之二議知能擇採其行其止其緩其急儒無毛髮膠固之私一惟台教是聽不任唐突媿悚之至

上李推府書

揚州府所屬歲該錢糧二十一萬有零而泰州興化獨居強半然二州縣歲所輸納出自下河田地者又十之九其地勢最低其田最下而高寶湖堤三十餘座減閘之水盡注二州縣田地之中晝夜長流汪洋

瀰漫一遇天雨新水夾舊水如海連天若不多開海口則出水無門田地安能耕錢糧何所辦故海口之開萬有所利一無所害姚院一疏言之詳矣獨惜當時事多掣肘勘議未詳應開者未及詢謀止開丁溪白駒二舊口又各河挑濬苟且誠非一勞永逸之計蓋來水處既多出水處安得復少以此田地滄沒年復一年萬姓嗷嗷正望今日惟仁人留神地方加意博訪不惜鼎力早成海上百世之功萬民瞻仰

上李推府海口議書

昨見道尊始聞欲開海口之說此敝州數萬生靈所
深願不可得者一方甦生應有望矣里人省宰奉德
意詢訪海上僕昨獲覩其大端似不負承委但其間
應開處尚有遺其所議開上河復工力煩難道里迂
遠至欲閉減水閘一節尤不知此國運所關干係爲
重萬萬難從據此槩申不獨事體不宜恐以難行者
將廢其易行者失萬民仰望之意矣前辱下問惓惓
少有見聞不敢不告

上李司理水道書

數日舉州士民聞仁臺疏水之意喜極生悲始而涕
流旣而鼓舞咸有甦生之望儒亦悲喜中一人也少
有見聞敢不敷陳以備採擇切念消積水以疏下流
爲急疏下流以審地勢爲先地勢高則洩水難而爲
力亦不易地勢下則洩水易而成功亦無難此二端
蓋較然明著者本州地勢西南高爲上河凡五十三
里東北下爲下河凡一百零七里該六萬五千錢糧
內五萬取辦於下河田地其田地正當減閘下流四
面俱高中央獨下若釜形然減水一入屯聚其中所

恃以宣洩入海僅僅白駒丁溪二路每遇霖雨下水
加上水一望成湖更無別處宣洩故欲消積水以救
民困舍多開海口他無奇謀然必先審勘沿場地勢
低下利便處所或疏濬或增開方費少功多足稱永
利伏蒙憲臺上重國賦下軫民艱詢開海口務求形
勢低下誠石畫之計也茲據近訪并先時習聞凡數
處一河塍場茅墩港一草偃場鴨兒港一丁溪場沙
河合洋港俱係低下俱可開濬者試先舉其大都本
州下河凡三路水亦三路會歸入海中一路由窰頭

寧鄉至興化長堤出白駒口此爲最近最下稱利便
者西一路由江門野營樊汊會歸興化長堤出白駒
口此則稍近稍下稱利便者東一路由孫家塍淤溪
秦潼西溪丁溪至馮家壩出龍開港此則稍遠稍高
亦稱利便者總計本州之水從白駒口入海者乃十
之七從丁溪口入海者特十之三今日欲疏之道察
地形求近丁溪者宜少求近白駒者宜多何也近白
駒地形漸下且近近丁溪地形漸高且遠故也欲開
海口興化宜多秦州宜少何也興化爲秦水之下流

爲興化開卽所以爲泰州開也據所訪三處茅墩港出河塲場而入海地勢最下爲本州東路至近應開無疑但近場多係富竈田地恐其沮格須斷在必行少酬田價自然無梗鴨兒港出草偃場而入海地勢亦下爲本州中路并西路至近應開無疑且在本地方人情亦願從樂開復何費力獨合洋港一路則出丁溪場道里旣遠且形勢亦漸高而此處較稍下欲避龍開港之盤旋曲折故取道於此引丁溪馮壩之水從此宣洩乃以近就近不得已之計也使當時由

丁溪之上於河塲場茅墩大加工力則丁溪且不必開矣况越四十里至馮家壩之遠乎出龍開港之難乎土人之言或有的據可信乃若河身長短寬窄工力遠近難易其間或故道可疏用或新路應接續與夫河身淺深脉絡向背必委官踏勘畫圖帖說方得其詳也儒於此復有懼焉曩開丁白二口費謀費力不止一端夫此猶數百年來舊口耳談者卽舊處談之開者卽舊處開之尚反覆稱難迄今馮家壩一處且有遺論今平白欲查議數處據一時之見成百世

之功脫或非宜誰任其責儒謂任人不可不擇計慮不可不詳而創始一議尤爲要緊要在熟講緩行方無後悔然事在求可謀貴虚心所委人員切勿膠固務多方博採期於有萬利無一害如三處俱稱利便可行併三處而用之可也如他處更簡易此有得難行併三處而棄之亦可也烏可執已見拂輿情哉再照本州中西二路之水取興化長堤爲出路從白駒口入海當時該縣無此長堤泰水消落甚速後因河工肇起乘機圖便大費官銀高築長堤直抵高郵計一百餘里期固民田遂使本州積水屯聚去海不利不知一經安一臟損矣此與病隣之意相同合無行令該縣將長堤近縣一截多開數十餘口使泰水長流無阻方爲兩利其本州地方海安牙橋等處江都地方宜陵赤蓮港等處俱係上河爲來水之源此等處所盜開私通卽疏下流無用容另行申請嚴令築塞夫下流旣開上源復塞卽使天雨閘水難保必無而宜洩有門會歸有路水患可消田地可耕錢糧可辦本州數萬生靈永永無魚鱉之患矣

上姜鹽院災傷書

海濱下郡昨得直指經過草木光華狐鼠竄伏地方
幸厚至矣儒羸服病軀未遂登龍之願猥蒙枉駕又
不獲道左逢迎憾也罪也傾聞憲臺眷然雅意在儒
復論敝州災傷惻然矜憐不一言而足夫儒衰憊之
年遭變子之戚跼伏林莽禽視鳥息何足以辱天人
記存乃蓬蒿中得借一溫言百感生悲矣更念敝州
災傷由慢成殘仰荷台慈破觚越俗慨然軫恤其當
感且悲也奚啻一室云爾哉敝州苦水不登患且三

年與興寶誠何異蓋疆相比耕相偶患相連宜司命
奏討同熙朝覃降同初夏里中喧喧日蠲逋之恩何
無點滴餘膏霑洒及秦吁嗟乎一隅泣矣下不報上
不知籲天無從往者勿論已以今歲論之方春時積
水深丈未消雪浪如山望之如海其田得耕佈者僅
十之三四五六月間浹旬霖雨晝夜不休復將所種
三分者滄沒過半居廬蕩折矣卽室且無何言懸磬
疆場顛覆矣卽野且無何言青草間閻苦狀如此固
宜典守者動心早聞之上幹旋康濟因以勝天茲聞

高阜如泰輿稱災而敝州反不與吁嗟乎何泰民無
緣又爾哉其故有難深言者猶未也敝州田地下河
十居九每歲陸萬稅糧稱是春夏滄沒茲八月十一
等日注雨幾日夜平地三尺瀰漫成河蕎屬絕望卽
禾穗僅存者又宛在水中央矣夫存一得於萬失之
中已不堪其苦乃一得者又不保其終惟天惠民何
故至是姑不計民間養生送死只常賦將安辦嗷嗷
萬口不知哭向何路倚向何人乃獨厪法臺之憂泰
民甦生有幸哉敝州舊有殷富名數年無秋有稅公

私病徵鞭撻之聲不徹於耳所謂心頭肉剜却殆盡
據此獨歸咎天地不仁又冤矣冤矣所仗法臺抗九
鼎之力解一絲之懸措舉手之勞垂立命之澤福星
照臨災沴無不消矣嘉祐云只有同時驄馬客偏題
尺牘問窮愁豈虛語耶惟不以儒言爲越俎代庖選
委廉能將敝州下河一帶通行踏看不必細辯禾穗
稀稠只以有無爲證有者作熟無者作災一望之間
昭然難掩儒且願克一亭下老人爲之導引左右又
望多方採訪百里所以蕭條其飲恨吞聲近何在則

拋荒之數與致貧之故可坐牧萬里之明海上百萬
生靈衽席有地矣儒生平宦拙罷廢來不敢通一字
當津愛一毛于一事惟桑梓痛苦愀然不能置懷遂
瞿瞿然日抱漆室女之私憂因冀薄田得早題亦可
稍蠲升斗且欲長林茂樹親知坐談間無拊心之語
感額之事污穢清化填塞不寬之胸卽老死牖下固
太平之編氓也快之至也願之至也是用哀鳴仁人
之前以仰答勤懇之問冒瀆霜嚴臨紙伏悚

與陳學師書

人情不平之爭猶兵家之於敵量可而進否則姑讓
而退以收後功不求必勝以自取覆師失將是善料
敵者也君子之爭也亦然外度乎人內反乎己因而
審幾斯忿銷而辱遠矣彼一味求進不知少退者其
將何恃耶恃己之財財不勝義必困恃人之助理不
直而助之者將解其卒何所恃耶今日某某之爭正
此之謂也非某一以理勝而無所屈也以某之爭勝
里中非一端矣其歲歲招尤取辱非一事矣卽某坐
弱之一失較某用強之屢失則鄉評月日寧不有向

背輕重耶僕昨以通學枉顧寒茅曰將陳師之命故不揣均其失於二家併深望於師長兩全之誠發謀於乃心兼採乎公論非偏聽而謾爲漆室女之倚柱也乃某者謂僕本無是意聽信一生嗟夫寃矣此事外別有施交手本僕謂傷風敗化之甚遂以西園主人之故委曲處之期以扶世教正人倫於某不爲不厚私謂某之父與兄必且知感乃其兄又曰本無是事造謀一人嗟夫又寃矣借令聽信造謀之事有之則一生者固訟師耶僕固私畜訟師而爲逋逃主耶

何其更不一思眼底無人若是母乃不自料復不料人必欲爲有進無退之師耶僕雖老猶能明目張膽臨敵一陣如其不然銜璧面縛且自甘心不肯歸其咎於一人令朱亥怨侯生也先生章教海邦猶孫吳坐將壇指揮十萬之衆誰不服懼請獨立牙旗之下喚某與之言曰此宜進此宜退宜進而不進無功宜退而不退無功不獨於某獲師貞之吉且於僕有恤鄰之仁矣一言勝萬乘師先生非收其全功者哉臨楮倦切

上總院江年兄災傷書

當憲節始蒞淮陰弟喜二天之庇矢心不欲以私囑
獨念敝州頻年災傷閭閻蕭條十分愁苦欲爲仁人
一面陳鄙心極切隨以次兒不救卽一家且不保又
何暇顧桑梓中萬姓也茲襄事甫畢重以時艱日增
歲益杞人之憂有屢欲鉗口不能自禁者敢冒昧爲
法臺陳之敝州方輿百六十里每歲額糧六萬七千
有零蓋已占該府三分之一一州田地下河居多而
額糧下河則居十之九是下者上關國計下係民生

至重且急也自隆慶二年河決寶應因循不治冉冉
至萬曆二年來由邵伯而下不分疆理高下幾萬良
田盡成湖海而敝州較他且加數倍焉何也蓋鹽城
之水有興化可注興化之水有敝州可注敝州之水
則由北抵城瀰漫停蓄更無疏通處所雖返流歸海
而道遠行遲其所謂海口者亦望洋中一針孔耳此
敝州連年田疇禾稼緣水成災真在興寶山鹽之上
固神明可鑒者也宜熙朝蠲逋之恩首及吾秦乃夏
初見邸報但云某處某年停徵某處某年全免敝州

則兩無焉致使奉法之吏旦夕鞭敲剝膚搥髓顛天
無路夫上澤壅下政拙勢也奈何於時弟駭盼伏思
窮其故不得乃長吁曰豈百姓之莫告有司之不聞
因致曠蕩之仁有遺歟不然敝州與興化比疆而耕
同年受害一在衽席之上一不免溝壑之中苦樂若
此懸殊何也弟故嘗解諸里中曰患自下達斯惠從
上流其責不在下哉夫事在既往勿論已迨今年隄
堰雖築積水未銷加以五六月間霖雨浹旬總計一
州田地種者不及十之二三而滄者又過三之一衣裘

爲田典賣且竭矣而度日卒歲謀竟無成室廬爲水
漂蕩且屢矣而變產輸官計將安出方臨流浩嘆間
忽聞查災官至百里士民且悲且喜謂仁人垂手欲
援將顛連有告矣何期委官入境官吏遲違接乏其
人處非其地自失迎賓之禮遂垂恤憐之仁以此身
未經眼未到更不開具踏看分數坐落地方漫然回
文卒使痛苦如敝州不得預題請之數嗟乎天雨地
水歲事交傷所恃者總臺之覆載也公聽並觀幽隱
畢達所恃者遣官之巡省也今委官以迎接之故致

令一方之苦鬱而不伸悲夫泰民何數奇遇窮往往如此先時道路傳宣云泰州災傷撫院不信不肯入疏豈敝州生靈非撫綏中赤子歟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宜翁國計是先斯亦未見羊之義也弟故又解諸里中曰恩將上覃乃不主聞其責不在下哉此其害在剝牀可恨也且茲八月中秋前復注雨三日夜不休平臯蕎麥荳穀盡行沍爛下河水添三尺復將禾穗絕無僅有者滄沒入水百不一存夫夏雨損方插之苗天旣奪吾民入釜之粟矣秋雨傷已成之

稼天又奪吾民到口之食矣嗟乎耕不盡其地斂又無其禾卽今大水森茫無天無地蓋不但曰一片揚州五湖白而已可不謂之災傷也且拋荒滄沒二者成災姑不論細民試舉鄉官一二有力者故侍郎沈某一家計田五十頃以水不得種者四十有二矣其八頃已熟盡滄不收知府王某一家計田十五頃以水不得種者十有一矣其四頃方種盡滄不收知縣陳某一家計田五十頃以水不得種者四十有五矣其五頃已熟盡滄不收不肖如儒一家計田四十頃

以水不得種者三十有三矣其七頃已熟盡澮不收
夫鄉官卽窮在里中猶稱有力人也亦且如此其他
可知矣然則敝州在今歲謂之全災也亦宜乃以下
不報上不知遂不得與高阜之泰興並寃哉寃哉昨
蒙鹽院姜公祖慨然矜憐復弟書曰貴州災傷誠不
減興寶水連一派是生所親見而痛心者夫姜老先
生所見特客歲積水澮沒者爾猶且痛心使見六月
雨之澮沒又見八月雨之澮沒其痛心又何如耶姜
老先生之所痛心特以所見十中之一二爾使翁盡

見新與舊之拋荒水與雨之澮沒其爲痛心又何如
耶語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蓋言圖不早望在晚也
敝州災傷雖偶遺於報災題請之日尚有徼於勘明
奏覆之時以人勝天秉鈞爲國使敝州百萬之衆絕
紐得續死灰復燃特在翁一秉筆間耳不知我翁肯
賜相信掛名疏內否乎天下事特患不真事苟真矣
卽前題無此一方後以此一方附入在理與法似不
相違何也災有後先蠲無彼此也况以翁碩德鉅望
實心爲民抑何言不荷聖明之俞允哉弟賤且疎一

山中人耳何當爲不恤緯之事干冒尊嚴自取罪戾然又念之出位于政雖非山人所宜而隨例告災則人人可得而行之者弟之爲是也非干政也乃告災也處一厘爲氓之地值萬姓倒懸之時倚兄弟之舊盟希公祖之新澤災傷不言復何言也弟如不言又誰言也免鄉人之交責冀薄田之少蠲使頽齡垂盡之人得安枕飽飯於海上均係茲一舉惟台慈採而見之施行不任懇禱

上王太府書

敝州下河田地歲該稅糧五萬八千西北與高寶連疆東北與興化接壤地勢同被水何異而拯溺覃恩宜均之也乃題請永折敝州不及豈謂敝州去隄稍遠先從其近者而後圖其遠者耶又豈謂加敝州累高寶先嘗以急者而後徐售以緩者耶不知水來傷稼不分近遠被水成災何言緩急此海濱十萬生靈引領仁臺願手足腹心一體視之而已敝州糧重災頻竊聞達觀者未肯深信豈得於目所覩而失於目所未覩耶自揚之灣頭至敝州長亘百里乃沿河歲

熟田江都已占八十有五里從斗門界至州南門始
爲本州地僅十五里有奇使者舟行河上見春苗被
野秋穀盈疇往往爲民歡喜然扯江都八十五里常
熟之地指爲秦田是賈虛名而受實禍據十五里頗
熟之地遂謂下河水中六萬糧田皆熟是謂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夫目所得覩者且徒冒其名則身所未
經者復何覈其實是宜告災致疑施仁不與斥滷之
虛負屈茹苦非一日矣蓋士夫塞耳不聞地方縮頸
下告致成此悞不遇仁人何敢垂涕泣而道之耶今

欲得其詳在一踏勘合母委官沿丘履畝逐一清查
則收穫多寡泮沒輕重與壤同患同虛實自燭照而
數計矣歲時稔而謬稱荒圖免起運謂之上欺朝廷
不忠水有等而詭言同輒作連壤謂之下欺官府不
實不忠不實甘爲叛悖之民不祥卽少有知者且不
敢况安田里知分義如吾輩者肯吠形吠聲漫然談
之自奸王化耶惟仁臺精心委曲殫力扶持卽永折
祈請不能並舉於今尚可補偏於後斯覆盆之照徹
向隅之泣收頌德頌功七井之民無異三州縣之民

矣如謂吾輩之多言也爲杞國人之憂天爲漆室女之倚柱則不肖儒者非門下之罪人哉

上王太府災傷書

明臺積勞不卹至玉體違和所謂貌瘦而天下肥者固應隨愈以慰十萬家祈禱之勤佇俟佇俟頃聞明臺懼水至決隄蘇近隄州縣題請永折患未至而圖之早覃恩渥矣第敝州與三州縣接境壤土鱗次受水不異覃恩顧殊將爲敝州有隄能阻水耶夫滿則溢流則通敝州六萬稅糧田土無一葦高岸與三州

縣限隔而水性不平不止謂三方田可沒一方可全恐無是事何也地勢同而水無擇也卽今歲被災敝州較三州縣爲甚可睹已萬姓洶洶謂吾輩不出一言坐視不知尸祝代庖出位有咎也雖然爲魚之患行將與里閭共之又烏能默然已耶如泗水果來湖隄果決將千里之地一槩無禾恩且當歲歲蠲之有不止永折而已者蓋養生送死民間所籍恃有田在田被水沈則野無青草室如懸磬資用安出卽折亦不能辦矣况敝州折且不及何能不呼天訴之僕故

謂厚築長隄多開水口令水北入海南入江不以田
爲壑四州縣歲熟年登治本之說也上也倘修築未
完時或一決暫行改折必四州縣同之治標之說也
不得已也不然屢決屢折終至瘠國得此遺彼不免
向隅伏惟仁臺收萬全於桑榆慰一方倒懸切望

與薊遼曹撫臺書

儒後進也景行先達久願依歸茲並荷新恩得待同
朝夙心良慰何期東方保障暫假于城威懾德綏固
知疆圉日就寧謐而典刑漸遠矩矱難追如小子顧
瞻何哉儒斥逐海濱沈淪阡陌卽舊業放失無存矧
云新聞新見乃欲巍然爲畿輔師陋矣陋矣覩太山
而漸蚊負將無同乎恃在知己門墻何以闕示俾免
曠鰥萬一也

與兩淮孫鹽臺書

考察用借重霜臺鑑識衡評淑慝允稱所以定國是
而啓愚蒙者裨益何有涯也再奉教言足仍虛懷朗
見蘇窮商以餘潤厲俗吏以堅操豈獨不肖儒受知
已之愛已耶感悅何能有已儒長淮山澤之夫久廢

文墨輒承乏得代役惺菴公真形過鏡而照窮物勝
權而衡殆矣恃子民昆弟之誼何以開示俾免曠鰥
臨風顛仰

與江西蘇按臺書

伏觀旌別江藩文冊不但鑑衡無爽而且詞彩煥發
披閱爛然公可謂百里爲瞻三長獨擅矣吏治文學
西臺將兩讓焉儒鄙人海上明農消磨歲月非道書
爲把則豐草爲席蓋瞽者無與乎文章之觀今且十
載矣矧時局日新又烏能以老眼辨之茲者督學乏

人儒以資當代雖伏櫪之馬尚不忘千里之懷而聽
吹之詳將未免南郭之逃矣自知蚊負終罹犢憂恃
在纜轡故墟肯一洒餘潤以慰炎蒸之渴否

與湖廣孫方伯書

十載分襟回首猶昔世途險易宦轍升沈蓋不知翻
覆幾遭矣無緣聚首一劇言之夢寐爲勞瞻企耿耿
忽辱手翰飛錫開函伸紙依然面談人品才猷朋輩
中如兄指不多屈乃冲然自退情見乎詞則謙尊而
光又宜當路挽留之專也弟明農長淮窺首伏處永

與市朝隔絕寵荷新命再獲濫竽西臺自度綿才于世教何補頃以資暫代惺菴之役冷心堅臥舊業塵擲奚啻芻狗復欲借朦瞽辨華袞之觀不稱甚矣桑梓之情昆季之誼仰止開示兩有厚望焉

與孫按臺書

茶城暫侍春風卽荷披拂促膝數語遠占蘊籍之深令人斂衽不及乃者伏讀考察文冊不惟妍媸如見卽美如西子亦不稍貸其不潔之蒙如公朗見可謂直數秋毫者矣且文彩翩翩不爲時俗套語美詞逼

冠玉勁筆凌劒芒公所貯蓄何富施措何雄矣哉把帙臺中每對青田兄嘖嘖不置則又恨茶城邂逅何不挽舟信宿以盡窺公之底也悔無及矣南使北來復辱武試大錄見教時閱用疲冗之劇寢食幾廢常姑不敢發函紳紙以覩宗廟百官之富惟謹藏笥中以俟竣事展玩且私料吐詞垂訓勒之梓人應必有鳴鳳鸞躍龍虎者錯落其間異日觀之其所嘖嘖恐又不止文冊一斑已耳

與馬按臺書

儒長淮耕叟也自甘山澤之癯與世隔絕卽戚里不相聞知荏苒五載况望附雲霄之路再叅清班貽辱臺之恥哉乃者濫荷新恩復得廁名桓典之後揣分踰涯日惟惶悚茲承乏復代役惺菴公以朽株摧木雖陽春融液不復光榮卽生意僅存識者且棄爲凡材弗顧矣豈期出星火於寒灰覩螢光於腐草仍濫竽文柄之司焉人將謂何矧時製日新畿輔多材非老眼所能窺測當伏櫪之日爲千里之懷直可啞然一嘆已耳

與溫中丞書

別來兩奉手狀眷然顧盼知非泛愛可同感載曷其有已弟山澤庸夫忘情當時之務久矣頃者再忝西臺力旣疲於監試之勤心復瘁於閱冊之苦兩役甫畢行將檢點考校諸生譬之駕馬原非千里之材當軸者不察顧委以重任弗憫其勞不至皮銷骨立不止也第計翁秉政在初注措訐猷當必度越常格耳聞不如目見之真爲是出巡首事真定蓋冀覲休光而資大教云耳擬來月初旬可伏聽撫臺之下忻忭

何如

復董太僕右海書

伏讀佳刻模寫物態商確人情而詞采翩翩所謂矐景春華爛然盈帙真把玩不能釋手儒嘗於三吳作者雅尚荆川今閱茲編根極要領不相伯仲至鎔意鑄詞出斬截於鋪張揚厲之間殆又過之矣叙謂德業氣節文章三者先生兼之豈誣我耶小恙扃門不能躬謝大教專此代面

與朱民部書

儒本以逐臣兼多遣行永宜奉首窠伏丘墟顧冒新恩復叨舊職自入都城羸質疲於奔走綿才窮於服役監試督冊相繼苟完旣倖免債轅之恥茲緣歲考卽日出巡先趨真定夫以長淮耕叟年遇始衰而時局日新乃欲假老眼物色將未免掛一漏萬混瓊瑰於砥砮之中矧躬行未能口耳爲贅其何能風動八郡爲都士人先哉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始可以議於斷割今以匹夫之思而求應風雅謬矣悖矣竊又念美盛相須以傳後進之士未

嘗不仰籍先達以爲標準而先達者亦或引後進以發摠其所不盡之藏是八閩風猷成憲具在所恃開矇瞽之明以與文章之觀者有翁在也况愛欲爲助如儒者久在甄陶下耶不恡垂示俾無後艱則希沃若而中疲與願朝宗而每竭者兩無懼矣

與楊憲副彬菴書

弟竄伏清淮之濱永與人世相棄頃者叨蒙曠庇再列西臺真朽株復榮宜何如竭駑駘以圖稱塞顧自抵京羸質漸疲綿才益薄五湖短棹則又憐然往與

矣何期考察在役督學旋膺王事一埤病苦兼之立見頽然連蹇自知蚤負不免犢憂正念知己如明公不獲朝夕依歸以幸無過忽手教珍錫遠自天來懷高誼之如新惋締交之在目翻思道義素愛不克先施媿與感並刻下出巡首事真定彬彬人士希世璠璣乃欲以庸眼辨之懼相顧錯愕者趾相接也混瓊瑰爲砮砮指狼莠爲嘉穀其能逃老馬爲駒之誚耶相知何以開示

與朱中丞龍岡書

奉違溫儼不記何年世路升沈宦途通塞維弟與兄
固不料枯榮並遭翻覆乃爾頃者再濫西臺每媿入
都之遲不獲蚤爲國家首推吾老丈旣以東西失事
天子思材遂奮然力舉海內名賢特借高明增光短
疏此雖區區懷舊之勤要之公聽並觀弟固不得而
私之也遠辱書問高誼眷然增愧增感弟刻下有真
定之役行李載門老馬爲駒不顧其後弟之謂矣

與洪芳洲書

儒伏處蓬蒿知有所謂芳洲洪翁者懸辨物之朗識
操約已之孤標絲析羣嫌鑑空一世每降心警服舊
矣比台駕去南都輒荷腆儀駢及垂優澤於慎與齒
編氓於縉紳若有取於不肖儒者非左右爲之先容
何悞蒙獎進如此哉倍深感戢恨未由一接教語因
以附慇勤企慕之私自分此生不復一吐積素於知
已矣乃者寵承新命濫吹西臺翹首旌車內移庶得
披下風飽清聽盼盼然日夕延佇以瞻溫儼監試役
畢讀邸報始知翁借重留都愕然以駭豈謂天下財
力竭矣將柄用於北姑試之南如鍾陽馬翁者耶第

十五夢想暫又南北支離淺薄無緣如此正爾徘徊
忽辱錦裁珍錫發函伸紙莊閱數過何文彩之鉅麗
而德意之綢繆也神交千里猶得假以言通又望外
之殊幸矣國家窮縮知必遠有訐猶想一籌吝綽有
餘裕白下山青水秀情境豁如且彬彬多嚮往之士
如翁者又斯文之指南也率心得以興起一方非翁
之任而誰任歟振魯鐸之芳聲餘潤所敷將汪洋斥
滄之墟矣

與陳巡撫書

明公負海內清望邊陲多警特借紆猷自榮任迄今
凡幾閱月刷沿習之夙蠹振揚厲之新聲布德宣威
俾秋防不肅而靖固知老成開濟預有籌咨辱愛如
儒久盱而望之矣忽拜錦裁珍錫媿與感兼且中獎
進之詞不一而足豈愛在園檀罔知維擇之爲不可
耶儒實棄材冒恩復出考察役畢卽校士恒陽方擬
竭綿力挽頽風期不負我知已詎意席未及暖新命
再下庸劣無可比數如儒者乃巍然忝入班行真惶
措無地自此冷局閒心恐無以效尺寸於明時矣惟

是扃戶自守間與一二相知探性求心稍尋本來面目雖上乘之事不敢闖其門墻庶幾爲攝伏心身之一助耳愛我如翁更祈有以教之

與姜撫臺蒙泉書

儒被廢窮棲山谷竄伏丘隴以畢此生詎意新恩波及斥鹵覩焉就列期效尺寸於明時而綿薄之才他無樹立惟是樂道人善罔避親讐卽喋喋不自厭止豈真誠一念得之天性然耶翁以凝毅之操汪濊之澤神明可質陬壤不遺儒日切傍窺論知有據迺坐

視清修奇節經世長才不售於時將能安乎用是每發不平之懷肆爲多口之辨不欲白壁毛髮蒙塵蓋曰此心不負卽利害當共之矣何期任事者素有墜採兼是狂愚遂令薦賢之明誤歸小子儒瞿瞿山澤人也烏能爲天下薦賢哉矧海內芳聲巍然屬翁舊矣翁何過聽人言德儒之左也其亦久要不忘之義遂信儒終不負翁也歟益增悚赧儒年近衰遲行能無可比數固翁所知自抵都奔走不給颯然摧靡回視曩時意氣消磨殆盡近荷台庇僥倖轉官自媿濫

吹殊同南郭且懼冷局灰心無以副門下國士之期
矣便間更祈有以教之

與梁鳴泉年丈書

弟嘗聞稀世之寶人所共珍不論知與不知卽有聞
焉鮮不躍然誇詡喜動顏色蓋高價齊乎衆品芳譽
協之輿情素所取信者然也矧人材關諸治忽不啻
明月夜元爲世所寶此其章美隱見直曰一物之售
與不售已耶邇者邊陲不備烽火時聞當宁者方博
搜海內長駕遠馭之材馳驅疆圉爲西北屏衛得一

士焉罔不喁然視如拱璧以爲是足以稱稀世而信
人人矣明公以瓊瑰之器璀璨之英曠然寡儔爲海
內博搜者所鑒別卽欲斂采自秘識者且多方羅致
加意愛護陳之王庭復何假于工人哉明公過聽德
儒蓋亦悞矣

與鄭樂軒書

奉別踰年詹佇笑言忽忽如昨以兄道誼至愛白首
如新蓋交遊中誠所謂知己者卽一日且不可遠矧
川原伊阻歲月云邁矣乎夢想爲勞無由縮地爲恨

儒本窮棲山谷絕意市朝冒沾新恩擬一觀光上都
卽返故廬爲五湖烟水計冗緣賤役馳逐未休考察
甫完遂校士恒陽將事竣短疏求去何期閱卷幾半
復叨薄轉卽欲浩然南往無以爲辭公餘清夜捫心
思之世味猶濃醴然飲之而甘雖心却之手不能歇
非酩酊爲歸弗止也弟也將何時樊籠之逸丘園之
逃耶兄固知儒必不以儒言爲僞也昨聞門下陪貢
金陵喜歲薦有待南畝生事應不厭督率之勞吾輩
家食惟此於義命爲安否則辭受取予之關蕩然矣

頃見號爲衣冠者流篋視乎此卽其貪穢市井不爲
夫旣不能樹綱常之大節矣迺復小義利之辨蚩蚩
然冒昧爲之若以爲當然嗟夫是可以爲當然乎哉
服兄高致動準古人漫爾縷縷請正臨風百不盡一

與唐龍渠

古所謂豪傑之士進罔移於榮寵處不差乎鄙賤凡
以勤其業率其常至凌邁超等師表百世固自有在
迹不得而囿焉是故渭濱之釣歷山之耕魚鹽之鬻
市肆之利古人各以其身嘗試其間盖曰製衣無寒

再食不饑所以養吾禮義廉恥之心而發吾經綸康濟之猷者俱於是在不如是則叩門無辭捫腹自斃士之垂榮名樹休德巍然屹然於羣類者寧獨遠於人情也哉弟放逐五年交遊取與之間污穢與否何能逃兄朗鑒獨明農一節卽日夕胼胝不以爲非亦以事育之常旣不能折膝仰面於人而朝饔夕殮又不能如蚓食壤飲泉相忘乎世遂不自惜躬稼南畝每與風雨相親亦庶幾窮也可自立已耳比再占宦籍竊見於官常亦稍有裨蓋官卑秩末崇祿薄用難

給窘乎內必須乎外恒情皆然甚至臨取予而沾濡通名字以請託皆足以毀名覆節自潰其禮義之防要其然勢非獲已由此言之耕殖鄙事也其所關於官箴者似亦非細吾丈今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然英詞潤金石高義薄雲天綺合星稠晦養深矣行將一舉千里登庸于時家食之謀應有預待不審謀道之暇能一究心否弟謂義無所詘分所可求商也賈也工也猶之農也兼通其藝先立乎大可謂士矣兄將以爲然乎自子貢貨殖而後世儒者始以治生爲

諱彼自以不治生爲高不知饑寒至而力不禁鄙亦甚矣弟固爲斯人發一喙也家僮回正與舍親畫經商什一之事是弟也則仕而農而商焉者也可鄙也高明何以教之種種兒女子之私不能多譚希鑒察

戴奎泉書

弟自幼至壯行能無可比數垂老欲稍闕道術以逭往愆蓋以王林二師導清源於前韓王諸公振芳塵於後兄復以明粹果毅與龍渠諸君子潤色盛美嗣響徽音卽遲慕如儒不敢操戈于有道之室與世人

同聲嗤鄙謂學爲利囿蓋曰將終身焉可也比入都城初志益銳隨以風塵奔走卽茹食啜飲狼狽失常况瞑目靜坐使心息相依爲太公順應地哉此猶窘於時未暇也旣聞之君子長者曰某學以謀利某學以謀官閔然囂然視吾黨如鬼魅難狀怵惕反側恐影響不幽此猶聞諸人未覩也徐以其所指者察之果然又以其所未指者察之亦然弟遂以未究之識不根之力搖動於曉曉間私謂學之壞人如此因灰心絕口惟公餘取文清公粹言讀之見其切近有味

種種皆對瘞藥石以祈免尤悔於遠邇所指某某者不能日遺諸胸中近復恍然曰千古聖賢相傳惟此一脉學何曾壞人乃人壞其學耳可憾也試使力學之士有如吾鄉上之而王焉林焉下之而韓焉王焉則興起振拔人已兩益所以綿延絕緒有德於斯文亦宏遠矣卽議者且將降心而伏焉况不肖如儒復何所容其喙哉儒之暫開復蔽方信忽疑蓋亦不能自信吾心因人疑而遂疑之焉耳近轉官棘寺就此冷局每有閒心行且從事舊業以求所謂心息相依將以措諸綱常倫理辭受取與之實恨又不得明粹果毅如兄與龍渠諸君子日周旋焉以破弟有種之疑北望長淮益深悵惘何時解綬南下開扁舟之虛敞依故山以盤桓相與夙夜探玄微窮味斯道以畢此生幸莫大矣臨楮詹馳

與劉平湖妹丈

十年繾綣一歲分攜回首停雲詹言千里論文對酒相知語笑之夕得母伊人之感乎儒以孤棲窳身谿壠再披天日遂濫簪裾本擬望闕致詞委綬而去何

期樊籠一入翻飛爲難清夜捫心應不免海鷗之疑
孤山鹿之伴况相親如吾平湖者哉儒昨以臺臣獲
叨勅命洪恩下及先君於重泉贈如儒官望已踰涯
矣乃今復以棘寺之秩冒崇典於東宮一歲之間兩
荷寵賁乘以綿薄兢兢弗禁卽欲歸拜慈闈而國恩
未報並深惶恐相知如平湖何以教我俾上不負恩
於朝廷下不違養於桑梓仰想真切茲賚勅命南歸
以彰君賜其焚黃儀節二家兄及小兒子俱未知懇
望高明曲垂指示益禮義田之賢者况又親在骨肉
間也臨楮惓惓

與溫少谷中丞

昨聚首都城倏間未獲細語論心別去緬懷耿耿
何益恭惟老丈風裁峻烈巍然衆先弟也疎庸每降
心媿服舊矣邇聞駐節姑蘇步全陝之徽猷沃三吳
之膏澤百年釐革坐見成功定知餘潤遠延當不限
長江一帶水矣儒托庇校藝伊始薄轉旋膺搦分捫
心何勝慚懼雖灰然冷局俛焉南郭之安而夢落清
淮則依然五湖之想有不可解者矣知變如兄何以

教之免進退狼狽不任厚望

與羅斗塘年丈書

十年濶別夢想爲勞都門一晤擬再面玉不傾倒迺遂
以職事校藝恒陽倥偬而去欲如西臺竣事之暇與
仙里欵叙之勤握手論心渺不可得矣何人生聚會
之難分攜之易乃爾耶弟綿才薄力兄所素知再荷
新恩本宜一瞻天顏輒求遠引今不卽自止復承乏
冒轉官階譬之蚊蚋負山累且日重矣相知如吾老
丈何以開示俾道後歟臨風不任仰想

與韓月川

儒極不肖辱侍臺中朝夕祇奉步趨開示觀省之深
有不待言而喻者無何別去悵惘可言初擬校士恒
陽旌節相過正可面承稍展鄙念乃遙歸神速攀住
無緣益深惶悚計此時駐武林渡錢塘遠巡金處風
聲所至膏澤弘敷不但海波不揚已耳弟昨叨轉冷
局無能勉效尺寸稍裨明時清夜捫心何勝慚赧

與同年劉應谷書

儒自分逐臣將淪落長淮不復光覩人世久矣昨以

舊業堂集 卷之八
新恩復還舊職懼顛躓之未豎思放逸之難羈擬一
觀光投珮而返廼承人乏遂忝班行何期校士恒陽
曾不浹旬再叨薄轉虛冠冒西臺之辱濫吹懷南郭
之逃方切悚赧輒荷瑤函下賁錦帙先施而中獎借
之詞德意綢繆文采鉅麗蓋昔人所謂一言之譽東
陵可侔于西山者也弟何能當之洪都人來備聞惠
政訐猷高邁流俗匝以歲月殆經緯翩然成章復念
弟識晚才疏不能早爲此方更置其人使枯槁之民
速沾潤澤恐台座不能久虛內召旦夕且至則緬仰

前事又曠焉退縮之差矣

與李目山書

儒昨迷方淪誤伐木清溪之涓辱我知已顧盼勤渠
無一市里寒暄態旣測高明襟量卓越鮮伍復跡安
貧守義之素坦坦瞿瞿心切嚮往焉倏邇分襟語笑
隔絕旅寓清暇每迴首長橋之西則宛然晤對也弟
駁劣永宜擯斥清朝詎意新命駢膺一歲之中不惟
薄轉官階復獲兩叨恩錫俾臣子區區之意仰戴如
天卽蠲糜何能稱塞用是五湖素性雖未遽忘烟水

之耽而致身未效則返棹尚未有期矣顧慚蚊負深
懷犢憂相凌中何以昭垂俾免曠繆於一萬臨楮依
依

與兩淮李

世道紆回人情反覆每接槎客劇談時事見人人殊
世道之難可知矣高者抗而自峻無補於時下者又
淪而爲同不克表見吾文周旋津地堅白自樹而復
不忤以協羣心此弟之所難而將不免焉者也

舊業堂集卷之八

終

